

讨糖仔

□苏日思

闽南过正月的习俗不少,比如在我老家,至今仍保留着一项孩子喜爱的“闹春”习俗——“讨糖仔”。这个年俗的缘起没有具体记载,老一辈人也不清楚它从哪个年代开始出现,只是传承至今,这个习俗依旧“乡土味”十足,还带着几分野趣。

每年正月到来,村子也热闹起来了,孩子们的嬉闹声更是像春雷般响亮。即使是平时爱睡懒觉的孩子,这时都会早早起床,然后呼朋引伴出门“讨糖仔”。尤其是在大年初一这天,几乎家家户户门前屋后,都洋溢着孩子们的欢笑声。

过去临近年兜,家里的孩子们就开始缠着大人打探情况了,问得最多的是“今年村里有几对新人结婚呢?”然后事先在脑海里勾勒出一张“讨糖仔”的路线图,方便正月里到新人家里讨喜糖。我有时会给孩子们一个提示,说:“看谁家大门贴了两副对联——一副春联,一副婚联,准是刚办过喜事的人家。”这是我儿时积累的“讨糖仔”经验,如今这个办法依旧能帮孩子们找准方向,十分好用。

盼着,盼着,终于盼到除夕夜,忙碌了

一整年的大人们吃完年夜饭、放完迎新的鞭炮,都想好好睡一觉。反倒是孩子们在床上翻来覆去,睡意全无,担心隔天睡过头,耽误了“讨糖仔”的行程。

“开门!开门!讨糖咯!无糖就要扛大门!”第二天一早,清脆的喊声伴随着急促的敲门声传来,一阵接一阵,很快“划破”了村子的宁静。被吵醒的主人也不生气,他们都早有准备,听见孩子们的喊声,定会赶紧打开大门,喜迎第一拨小客人,接着拿出糖果逐个分发。往往前一拨才送走,后一拨“讨糖仔”的孩子们来了。有时几拨人凑一块上门,主人家应接不暇,等着着急的孩子会踮着脚,一边往屋里探头探脑,一边大声嚷嚷要吃糖。遇到这个状况,主人家索性大手一挥,抓一把糖果,像天女散花般抛向空中,任由孩子们欢呼着争抢。这时,有的孩子会伸长手臂去接糖果,有的则猫着腰在地上捡糖,还有的干脆扑在地上,把一堆糖果扫进怀里护住,全然不顾身上崭新的衣

裳。等衣兜里都装满糖果,孩子们才意犹未尽地朝着下一户人家进发,路上还不忘比比谁收到的糖果最多,或是谁兜里的糖果更特别。有些机灵的孩子会偷偷去屋外转一圈,接着混进新的队伍里,到同一户人家继续“讨糖仔”。

不同于现在,在物资匮乏的年代,糖果算是一种“奢侈”的零食。记得我大哥结婚那年,家里很拮据,连买糖果的钱都凑不齐,想到正月里孩子们会上门讨喜糖,母亲便想了个办法,就是把家里的豌豆倒进锅里炒熟,然后倒入一些红糖水,待水分蒸发,青翠的豌豆便裹上一层亮晶晶的糖衣,冷却后就变成“豌豆糖”。没想到这种自制的糖果很受孩子们的欢迎,往后每年腊月,我母亲都提前做好些“豌豆糖”,每一颗还用糖纸包好,之后碰见“讨糖仔”的孩子,就抓几颗分给他们。小

不叫人欢喜。人间至味是清欢,岁末甜香盼丰年。除却餐桌上的鲜醇,泉州的特色年糕糕点,于软糯甜香里,把新年的鲜活彩头展现得淋漓尽致。碗糕又称发糕,当属其中翘楚。米浆经发酵,在蒸笼里升腾出湿润米香,蒸好后通体莹白,顶端裂开的纹路恰似孩童咧嘴一笑,这“笑口常开”的模样才是上上之选,藏着“财源广进”“家道兴隆”的期许。咬上一口,松软绵密,米浆的鲜甜在舌尖化开,仿佛把一整年的顺遂,都悄悄咽进了心底。

春节去家访,总少不了尝一尝泉州人待客的“甜嘴”好物,这是独属于闽南的新年温柔。乳白的寸枣裹着细碎霜霜,琥珀色的花生糖泛着温润油光,恰似主人笑意盈盈的脸庞。递上一碟,便是“岁岁甜蜜,事事顺心”的祝福。咬下一口,脆香回甘,年味也在丝丝甜意里,愈发浓厚。

劈啪油锅起,红火迎新春。炸物,更是泉州人刻在年味里的偏爱。滚烫的油锅将食材淬炼成金红模样,恰合了生活红火、日子热闹的美好寓意。

温暖,每一味都鲜得地道,每一色都艳得喜庆,这便是最浓重、最动人的年味。我想,在泉州过年,舌尖咂摸的从不是单纯的美味,而是藏在人间烟火里的美好期许,是流淌在闽南人血脉里的习俗与温情。

于我而言,三十年异乡岁月,早已把泉州新年里的“鲜”与“艳”,吃成了家的味道。这座古城的年味,恰似一幅晕染着艳色的市井长卷,以鲜醇为墨,以红火为笔,将所有关于团圆的祈愿,化成最绵长的年韵,在新春的风里漫过每条街巷,萦绕着每个行走其间的人,也留在了我在这座美丽古城最踏实、最安心的团圆。

醋肉则是另一番鲜香滋味。精选猪肉悉心腌制,炸至外皮金黄酥薄,内里肉嫩微酸,开胃解腻,余味悠长。既能当作零嘴直接解馋,也可加入面线糊、炒米粉里增香提味,一口下去,便是泉州人最惦念的那份地道鲜醇。

大年初一的清晨,一碗鸡蛋面线汤,便能唤醒新年所有的希冀。洁白的面线如银丝般纤细,卧着两枚金黄荷包蛋,汤色清亮,香气淡雅。面线象征“福寿绵长”,鸡蛋寓意“除去晦气、事事圆满”。喝上一口热汤,暖意从舌尖蔓延至心底,这一碗清淡鲜醇,是泉州人对新年最质朴、最真诚的祝福。

岁夜高堂列明烛,美酒一杯声一曲。泉州的团圆饭与应节小吃,藏着家家户户欢聚的



(CFP图)



旧岁已翻篇,无论遗憾还是圆满,都已变成了故事。新的一年,且停且忘且随风,且行且看且从容。



掌上年光

□吴子悠

这几年,不知怎的,我养成了一个习惯,那就是每到正月,忙完了琐事,便会掏出手机,指尖点进一个叫作“年”的相册里,慢慢翻阅。起初是无心的,仿佛只是忙里偷闲,在热闹的环境中,寻找一个安静的“歇脚点”。没想到久而久之,竟也变成年味里的一味,如同饭后饮一杯清茶,可以刮一刮油腻,也品味那些沉淀下来的时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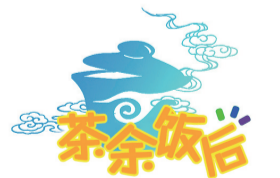
这相册犹如一个什锦盒子,里头装的东西杂得很。当中有不少老照片,也有几段我已经不记得因何而拍的视频。其中一张拍摄时间最早的照片,是从旧手机转过来的。照片的像素不高,看起来灰蒙蒙的,记录的是过年时母亲在厨房炸肉丸的身影。透过照片,可以看见当时铁锅里油花欢腾,一个个金黄的丸子,在箬篱上滚着,滋滋地响。照片只定格了那一瞬,可我的耳边好像还能听见那勾人馋虫的声响,鼻尖又好像能嗅到那股混着葱姜与滚油的香气。想来那时拍照,我的心思是直白的,更多的是想留住那份美味的热乎气。

再往后翻,照片的画质渐渐变得清晰。其中一张照片拍的是父亲在贴春联,只见他站在一把旧竹椅上,仰着头,手里拿着刷了浆糊的对联,正比划着位置。回忆了一会儿,我才想起那年,自己还嫌父亲贴春联的动作太慢,在底下催了几句。父亲只是“嗯嗯”地答应两声,便不再理会我的催促,依旧仔细地将对联抚得平整。如今再看,我才懂得父亲的专注里,更多是一种对迎接新年的虔敬。

还有些照片,当时只道是寻常。比如照片中一小盆摆在窗台上的水仙,刚开出第一朵白花,就被我抓拍了;还有除夕傍晚等待年夜饭上桌,随手拍下的黄昏天色和盏摆在窗台上的清茶。一个个被镜头“捕捉”的瞬间,如今看来,竟白费心构图后拍下的画面,更让人觉得亲切。

手指不停划着屏幕,一些近年拍的照片映入眼帘。照片里的菜肴愈加丰盛,屋内的摆设也变新了,可熟悉的合影却少了。反倒是与父母视频通话时,我会顺手截图,记录他们的笑脸。另外的照片拍的是窗外别人的团圆灯火,还有的是我独自异乡过年的留影,身后是陌生的城市灯火,身前是一人食的简单年夜饭。

看着看着,我忽然觉得这个手机相册,更像是一本新书“家谱”。它记录了一年又一年的岁序更替,藏着家人渐渐老去的模样,也藏着我从依赖到远行、从热闹到独处的轨迹。没有宣纸笔墨,却用像素与光影,悄悄记下了岁月流转。在一次次辞旧迎新的时刻,我下意识先用镜头去“定格”那些平凡又温暖的瞬间。这举动就像明知花要谢,偏还要折一枝,养在清水里,多看两天。我把团圆的温度、家人的笑容、春节的喜悦一一收藏,每一次翻开时,都会心头一暖,它们也成为我无论走到哪里,都能带在身上的“故乡”。



不同颜色的马

- 驪:纯黑色的马。白马从骊驹,垂垂倒玉鱼。——清·曹习经《梦萝四首·其四》
- 骝:毛色青白相杂的马。斑骝只系垂杨岸,何处西南任好风?——唐·李商隐《无题》
- 骝:黑嘴的黄马。银鞍白鼻骝,绿地障泥骝。——唐·李白《横吹曲辞·白鼻骝》
- 骝:黑鬃,黑尾巴的红马。骝马新跨白玉鞍,战罢沙场月色寒。——唐·王昌龄《出塞二首》
- 骝:古书上指一种浅黑带白色的马。我马维驹,六轡既均。——先秦·佚名《诗经·小雅·皇皇者华》

“鲜艳”二字话新年

□余金荣

温暖,每一味都鲜得地道,每一色都艳得喜庆,这便是最浓重、最动人的年味。我想,在泉州过年,舌尖咂摸的从不是单纯的美味,而是藏在人间烟火里的美好期许,是流淌在闽南人血脉里的习俗与温情。

于我而言,三十年异乡岁月,早已把泉州新年里的“鲜”与“艳”,吃成了家的味道。这座古城的年味,恰似一幅晕染着艳色的市井长卷,以鲜醇为墨,以红火为笔,将所有关于团圆的祈愿,化成最绵长的年韵,在新春的风里漫过每条街巷,萦绕着每个行走其间的人,也留在了我在这座美丽古城最踏实、最安心的团圆。

醋肉则是另一番鲜香滋味。精选猪肉悉心腌制,炸至外皮金黄酥薄,内里肉嫩微酸,开胃解腻,余味悠长。既能当作零嘴直接解馋,也可加入面线糊、炒米粉里增香提味,一口下去,便是泉州人最惦念的那份地道鲜醇。

大年初一的清晨,一碗鸡蛋面线汤,便能唤醒新年所有的希冀。洁白的面线如银丝般纤细,卧着两枚金黄荷包蛋,汤色清亮,香气淡雅。面线象征“福寿绵长”,鸡蛋寓意“除去晦气、事事圆满”。喝上一口热汤,暖意从舌尖蔓延至心底,这一碗清淡鲜醇,是泉州人对新年最质朴、最真诚的祝福。

岁夜高堂列明烛,美酒一杯声一曲。泉州的团圆饭与应节小吃,藏着家家户户欢聚的



(CFP图)

过年走亲戚

□郑文庆

过年时亲友相访,既是传统,也是人间烟火的珍贵印记。在泉州,本地人又将这个习俗称作“走亲戚”。

儿时,我总是满心期盼着过年。因为不仅可以穿上新衣服,还可以出门走亲戚、收压岁钱。那时临近春节,父母都要提

前准备一些伴手礼,比如从供销社买回几斤白糖、冰糖或红糖。到了除夕守夜时,父亲会把几种糖混合在一起,然后拿粗纸包裹起来,接着用红纸做外包装,这样就做成一个“红糖包”,这也是当时去家里有长辈的亲戚家拜年必带的礼物。而去一些长辈的亲戚家,送的伴手礼则是米粉、面条或“面巴”,它们也被叫作过年的“入门礼”。

有时,走亲戚的伴手礼中会出现一个橘子罐头。它的盖子用铁皮封住,想要打开,必须用锥子或其他利器。早年间,一个水果罐头对孩子而言,是无敌的美味,在正月都难得见到。因为不常见,橘子罐头时常会东家进,西家出,不知道“串”了多少门,“走”过多少家亲戚,最后才“落脚”在某一户人家中,等待被打开享用。以前只要家里出现一个装满橘子果肉的玻璃瓶,我肯定开心不已,天天守着,生怕它被送走。

让我印象很深的,是随母亲到外公家走亲戚的经历。那时外公外婆住在一个叫“大份”的自然村,路途不算远,但受戴云

山脉的影响,途经的山路崎岖,每次步行到外公家,我都累得双腿发软。有次正月初二下起大雨,母亲只好拿塑料布裹紧装了伴手礼的竹篮,又让我趴在她背上,再披上蓑衣,踩着泥泞的土路往外外公家走去。我至今仍记得当时抵达外公家时,母亲全身都湿透了,压根分不清是被雨水还是汗水浸湿的。虽然一路颠簸,我依旧觉得那趟走亲戚很快乐,因为小舅会带我去村口的杂货店,买一小盒鞭炮,之后去空旷的大塍上点燃,甚是有趣。

长大后,我才知道正月走亲戚,不只是送几包糖、几个罐头,它实则是闽南人刻在骨子里的礼数与牵挂。翻山越岭的路途,精心包好的“红糖包”,辗转各家的橘子罐头,藏的是晚辈对长辈的敬重与惦念。所谓的“正月访亲,礼轻情重”,“走”的是门,“串”的则是心,一程山路和一份薄礼,皆是朴实的团圆与念想。

新春花事

□张族浩

“家”这个抽象的字眼,酿成了可触可嗅的、扎实的幸福感。

新居落成之后,曾经的女友成了如今的老婆。家中的花事,自有了女主人,便愈发丰饶且自成韵律。老婆爱美,平时也爱买花,日定期养些鲜切花回家,插于花瓶,再用清水供养,便能鲜亮好些天。老婆生日之际,我买上一大束鲜花和礼物呈上,她自然心花怒放。当然,没多久鲜花便枯萎了,老婆让我把它们扔掉。看着干枯的残花败叶,我难免嘀咕几句:买花不怎么实用啊,有这钱还不如买件衣服更耐久。我这不解风情、忽略情绪价值的话,自然招来老婆一阵白眼,于是赶忙开溜,下楼扔垃圾去了。

岁月如花渐次新。去年春节,老婆带回的是厚重的红。一束蜡梅,枝干嶙峋却缀满密密的绛红花朵,幽香沉静,仿若宋人画里的清供,是时兴的宋式美学。将红色蜡梅置于电视柜上,朵朵小花迎春绽

日子是经,人事是纬,二十余载光阴,仿佛在泉州织就一幅温润的锦。蓦然回首,这经纬间的点缀,竟多半关乎新春佳节的花事,关乎那些陪伴人生而开的芬芳。

犹记得我刚来泉州参加工作度过的第一个春节,当时单位分发的小福利,是每人一小箱水仙花。我兴冲冲打开一看,里面挨挤着八颗花球,裹着深褐的泥衣,憨拙得紧。直到多年后我才知道,它还有个霸气的名字——鳞茎。不过那时,我还是一个生活随性的单身汉,初次面对这八个长得像小芋头一样的东西,竟有些束手无策。于是干脆随手送给有家室的同事。后来才知晓,这些鳞茎稍加雕刻,置于清水素瓷中,不久便可迎来一盆清香四溢的水仙花。想到那满室盈香的场景,我心中不禁升腾起一丝错过的惋惜。当然,这种情绪还不好表露,谁让自己年轻无知、轻易舍弃了呢?

此后几年,我在泉州结识了女友。心爱的年纪,花是心事的代言。新春佳节,我与女友携手,前往花店云集的街巷买花,花香满街,穿行其间,我们目光流连于含苞的红玫瑰、艳丽的“蓝色妖姬”。那些花束被繁复的玻璃纸与缎带包裹,华丽而优雅。巷子里的香气浓郁,恰似青春回忆,经久不散。如今巷陌依旧,花店却已星散,那段被花香浸透的时光,也封存在记忆的琥珀里,偶尔回首,光影斑斓。

再后来,我攒够积蓄购置房产,一番辛苦装修,年底如愿入住。新春佳节又逢喜迁新居,购置一堆花木,便有了双重期许:既为装点新家,亦盼青枝绿叶能作无声涤荡,吸收装修余味。当大小花卉盆栽各就各位,发财树绿意盎然、绿萝青翠欲滴、红掌灿若丹霞、蝴蝶兰花团锦簇……生机便瞬间注满四壁。那股混合着植物清润与花香的气息,将



(CFP图)